

创作手记

30年中寻求表现技法

◆ 张定钊

世界艺术分为东西方两大体系,它们互求、互补、互衬和互存,这种关系推动着各自的健康发展。油画进入中国已过百年,可我现在还常听到有人称油画为“西洋画”,作为一个博大精深文化古国的油画家,我总觉得脸上无光。

其实我们的前辈艺术家早就在努力使油画成为中国的油画,可谓是“前赴后继”。因此我在美院油画系做学生时就立志要继续前辈们的未竟事业,使中国的油画真正成为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油画”。在基础素描课上,我曾探索用线面结合的表现方法去表现对象;在搞毕业创作中又曾植入意象因素,试图与东方体系的意象表现找到一种联系或是接口。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这一海纳百川的大都市,使我见识更广、思路更开阔,而且处处受到鼓励,我走中国油画之路的想法日趋坚定。

然而走中国油画之路谈何容易,它需要有相应的技法支撑。我在寻求新的表现手段上就花了三十多年的功夫,经历了不少的艰辛,终于通过偶然效果必然化的途径获得了较满意的收效。技法是不会嫌多的,我会一直探索下去,希望能不断有新的发现。

“飞天”和“鱼”是我选择题材的切入口。因为飞天是“真善美”的化身,而“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审美价值的最高体现。但是飞天是古代人创造的艺术形象,可以继承但不宜照搬,我认为不仅有再创造的必要,还应赋予现代精神。在构图与形式感的处理上,我没有采用西方油画艺术惯用的三维空间的表现手段,而是采用以东方艺术擅长的散点透视和平面效果,意在突出表现临风欲舞的飞天,从而在油画中体现东方艺术的精神内涵。我为它取名“新飞天系列”,以别于古人。传承与现代的融合是我一直追求的理念。

不管是飞天还是鱼,甚至我所描绘的所有对象,我都将它们融入到山岩的肌理效果之中。岩石虽是自然物象,但我觉得它具有顽强、坚定的性格和淳朴、浑厚的特征,不仅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还可以作为深沉雄大的中华文化的象征,而且我还从岩石中发现了东方人所乐于接受的意韵和意趣。把鱼和岩石融为一体,使其产生宛如化石一般的特殊效果,这里面蕴含着我的创作深意:我是想借岩石的斑驳肌理来体现世事的沧桑,而上面的各种鱼不仅有对海洋的追忆,还有探究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意思。

总之,要成为中国油画,我认为要进行立体思维、多元素构建、内涵与表现的无缝衔接等,它可说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人很聪明,中国的画家很有智慧。如果大家都来做这件事情,中国油画前途无量。

对非洲艺术的研究与吸收,造就了毕加索;对日本浮世绘特别是对中国艺术的吸收而成就了克里姆特。

英国人为拥有莎士比亚而骄傲,中国有唐诗宋词元曲、京剧昆曲和数不清的地方剧种、诗书画一体的中国画和56个民族的数不胜数的艺术样式等,中国人拥有的和值得骄傲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因为我们有8000年的文化积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深感作为一个中国油画家真是太幸福了。(醇美意象——张定钊油画新作展今日在莫干山路M50一号楼开幕)

▼ 看戏 布面油画
120cm×120cm 1963年



▲ 海的回忆系列——遨游 52×45cm
布面油画 2013年



◀ 新飞天系列——反弹琵琶 110×75cm
布面油画 2011年

建构一种自主型创作生态

——张定钊当代意象油画艺术评析

◆ 龚云表

绘画是精神的一种存在方式,画家总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价值,以自己作品的存在方式去追求和验证艺术真正的精神意义。张定钊先生的油画作品具备着一种当代性的意象艺术的内涵和气质,与时代的审美精神所契合。他通过作品所呈现的审美意象的艺术世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独特风格和价值取向。他以执著的探索精神和个性力量,致力于艺术语言创新上的自主选择,建构起一种真正自主型的创作生态。他独辟蹊径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和图式,并不断寻求开拓、创新和超越,在对油画艺术传统的传承中,实现了与当代审美精神的对接。

先一步思考 “岩石”意境由画入心

张定钊早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有着正统学院派严谨扎实的深厚功底,精致娴熟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和富有文化涵养的审美情致,年轻时即以《看戏》、《战斗中成长》等作品,使他具备了现代油画创作中坚派的实力,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油画界的地位。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其时中国油画尚未进入整体规模的语言探索和风格选择的阶段,重视个性和多元取向的自由创作语境还是以后的事情。而在那时张定钊就已自觉深入对艺术本质的思考,让自己的艺术创作处于一种与创造性有关的探索状态之中。他以当代审美意象为切入点,富有创意地从题材和艺术语言表达的层面来建构个性化的绘画风格。从他这一时期的《非梦》、《飞天》和《文明的印痕》系列等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到与传统写实主义拉开了距离,注重绘画语言与意象诗境的交融。笔触朴拙而富有力度,色彩形成的肌理张弛有度,构成略显朦胧的物象,显得自由飘忽、虚昧空灵。一种意态恣肆的东方情致充斥画面,表达的境界从视觉转入内心。作品的主体意识和精神感情的契合融汇,在“立象以尽意”的表达中加深了对审美意象的挖掘和传递。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被张定钊以后反复表现的“岩石”的形象,成为他作品的一个标志性的艺术符号和理想化的精神象征,体现了他与大自然相亲和的精神世界和对生命的深刻体悟。这既是他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种解释方式,也是他以这种朴实无华、蕴蓄内秀的艺术形象构成的生命的逻辑形式。他笔下的岩石并非只是简单的描摹再现,而是被赋予了精神的意蕴,令人感受到在古朴凝重背后饱满和鲜活的生命存在和天地间永恒的大美,涌动起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情怀。其后,他又将岩石的意象与飞天的形象

相组合创作《飞天》系列作品,凝重浑厚的静态与轻盈空灵动态并置,达到动静结合的情景交融、和谐统一。两者的神奇组合构成了“化石”的意象,仿佛从远古的山崖崩落,连时间都已凝固,与此同时又有一种恍惚缥缈的飞动感,舞姿飘逸的飞天似欲升腾而起,充满着神采奕奕的生命活力。

进一步提升 天地人之间似真似幻

近年来,随着艺术观念的进一步提升,张定钊的油画创作也进入到一种更加自由洒脱、个性彰显的境界,他对当代审美意象的开拓和创新不断有新的成果呈现。他创作的《人与自然》、《人体之美》等作品,延续并深化了他的岩石意象和审美追求,虽然表现的主题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内核则是一以贯之的。他将岩石与人体组合,洪荒年代岩石的朴实厚重、坚固沉稳,与花样年华人体的轻盈妩媚、绰约风韵置于同一画面,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使人既发思古之幽情,同时又与风情万般的现实产生联想,这种从厚实质朴中透出的飘逸空灵,更增加了作品的深邃意境和浪漫情调,完成了一次艺术想象中的时空超越。而在《冥想》系列作品中,剪影形态的人体嵌入岩石之中,在同一的笔触肌理中相互映衬,产生同构异质和“变奏”的形式韵味,使人仿佛走进亦真亦幻、扑朔迷离的绘画语言系统中,领略到作品中所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气息,感受到人体中呼之欲出的心灵颤动和生命激情。此外他还创作了《海的回忆》、《新飞天》和《龙门之梦》等多个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有意识地强化了和谐均衡的画面构成,突出节奏舒展的韵致,营造出一种飘逸而不浅显、巧构而不造作、丰富而不芜杂的审美意蕴,既注重物象又超越物象,实现了从对于物象的依赖到自由地抒发情感的转换。

多一番超越 古诗篇般的诗性绘画

对于写实风格的油画来说,如果不是刻意把隐秘的含义设定在具体的形象之中,通常是无需作过多的阐释的。但是张定钊的油画作品已超越了现实的表象,以经过内心体验的目光,去洞悉本质真实的精神世界,使创作成为一种充满想象并且不断与自己的情感产生交流的过程。面对他的作品,总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意味,蕴含着朦胧深邃的诗意。这种诗意,既不是清丽舒朗的轻快抒情,也不似忧伤哀怨

的沉重慨叹,而是宛若一首首温润婉约、深沉含蓄的古诗篇。正如《诗经》所云:“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观之沁人心脾,令人荡气回肠。那种所谓无法言说的意味,也正如“诗无达诂”,是一种并非一目了然、一览无余便能作出简单明晰的解读的。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诗性绘画的特征,以他的诗性绘画语言实现了对精神和情感的征服。

深一层关注 以传统创新文化基因

当下的油画创作语境,已很少有人关注“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命题。不过无论关注与否,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油画家,在他的创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融入血脉之中的中国文化基因,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对张定钊也应作如是观。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油画家,他理所当然注重绘画语言的本身的建构,但他更注重的是如何将语言提升到审美意象的精神高度,使语言和情感始终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动态关联。在他作品中不仅可以清晰看到他所显现的对于油画绘画技术的娴熟驾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禀赋和美学品格,更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在坚持发挥油画表现力和保持油画特质的同时,将中国文化精神融入油画创作的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并非只是在题材内容上将中国民族艺术元素简单地挪移和植入,而是将属于异域文化的油画语言体系,置于中国深厚文化传统大格局中加以融合后的开拓和创新,从而实现绘画语言与生命意境的交融,在作品的形式美感中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意象审美的旨趣情致和精神取向。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的作品足以符合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油画”。

作为建国初期的油画精英之一,张定钊亲历并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油画艺术的风云际会,而至今依然保持着敏锐而睿智的当代视野。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呈现出青春和生命的质感。他建立的具有当代审美意象的个性化视觉形态,正通过视觉本身产生魅力,经得起人们的凝视,并且经由视觉传达到内心,与人们的生命体验引起共鸣,产生出令人感动的力量。我们也从视觉形态本身,真切分明地感受到属于他心灵的潜在话语。如今他虽然已逾从心所欲之年,却始终处于活力旺盛而充满激情的创作状态。壮心不已,老而弥坚。期待着张定钊先生不断有新作问世,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2013年初秋于系云书屋
(作者为本刊特约评论员)